

●文化随笔

大美不言(上)

范曾

一、天籁的妙曼

美为何物?美在哪里?难道美在世俗彩绘的画栋雕梁?在季子之堂的“八佾之舞”?在那精制的陶器和仪仗的斧钺?在墓葬或陵寝的装饰?这都不是。这些在庄子看来都是丑陋不堪的、恶俗的、不可容忍的。在庄子看来,美存在于天籁、地籁和人籁。籁,在庄子书中已超越了一般的由孔穴发出的声音的含义。“籁”是一种声音、一种气息、一种氛围,是没有经过人工雕琢的、天然淳朴的存在。

天地之间的万物随风所发出的声音,音调万殊,都在那无待外物推动自己,而“咸其自取”(《庄子·齐物论》)的声音、气息和氛围。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,而这“咸其自取”的万物殊态、大自然的五音繁会,你却能感到、悟到。对天籁、地籁、人籁的感悟所必须的条件是,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自身的物化,一种与万物齐一、无隔无封的状态。这就是颜成子游看到南郭子綦这位真人的生命状态,他不仅形同槁木,而且心如死灰,他的生命已然回归大化,与万类同生,与草木同腐,一切的区别对他来讲都不复存在。他讲出了三字最高言讖:“吾丧我”,我已失去了自己、忘怀了自己、抛弃了自己,只有这时,南郭子綦一定听到了那宇宙间最美妙和谐的大的交响!

二、弃绝矫伪

庄子绝对的弃绝人间的艺术,包括绘画、音乐以及艺术化了的所谓礼仪、巧妙化了的所谓雄辩。他以为这些足以炫人眼目、乱人